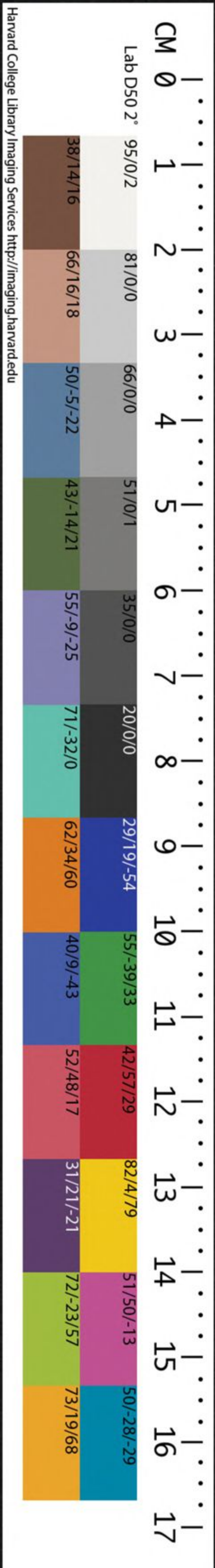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14 1960

2527/0202.77

1



戰國策目錄序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曾 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
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
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
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
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
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
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
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亾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

明先王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

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諭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亾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以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

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註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三魚堂國策去毒目錄

當湖陸稼書先生評選

受業

席永恂漢翼
李光堯巢來
倪淑則詒孫
趙鳳翔魚裳
較訂

卷上

趙襄子滅智伯

魯共公擇言

威王料章子不背齊

蘇秦說秦惠王

蘇秦說六國

蘇秦勸齊還燕十城

子華論憂社稷之臣

孟嘗君不受象床

張儀說魏

司馬錯論伐蜀

蘇代說燕王讓國

張儀欺楚絕秦

繆留論兩用公仲公叔

郭隗說燕昭王

張儀說楚韓齊燕趙

甘茂拔宜陽

卷下

趙武靈王變服

秦講三國

馮煖鑿三窟

蘇子說齊閔王

蘇代爲燕謀齊

樂毅報燕惠王書

貫珠爲田單解疑

莊辛論幸臣

蘇代爲齊獻書穰侯

周訴止魏王朝秦

黃歇上秦昭王書

范雎入秦

觸龍說趙太后

趙威后問齊使

信陵君諫伐韓

虞卿論趙講秦

魯仲連不帝秦

武安君諫伐趙

呂不韋立異人

蔡澤說應侯辭位

燕王以書謝樂間

魯仲連遺燕將書

甘羅說張唐相燕

或謂魏王

韓非初見秦王

右戰國策一書大抵皆縱橫家言也其文章之奇足以悅人耳目而其機變之巧足以壞人心術子弟識見未定而讀之其不爲漸染者鮮矣當時惟孟子一人卓然於波流之中直以爲是妾婦之道而大丈夫之所不爲蓋其視秦儀輦不啻如厚味之中有大毒焉惟恐學者陷溺其中而不能出也今之讀戰國

策者多矣亦曾以孟子之道權衡之乎余懼其毒之中於人也故取今文士所共讀者指示其得失使學者知其所以異於孟子者庶幾齊其味而不中其毒也夫南豐一序言其病最詳故并附焉又此書原本各繫於其國讀者輒迷其先後今一以通鑑編年爲次

康熙壬申秋抄當湖陸隴其書於虞山道中

男宸徵直方編次

東西二周考

大事記曰周貞定王二十八年。考王初立。封其弟揭於河南。是為河南桓公。河南即郊鄆。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洛陽。周公所營下都。以遷頑民。是為成周。平王東遷。定都王城。王子朝之亂。敬王徙都成周。至是考王以王城故地封桓公焉。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以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洛陽也。何以稱河南為西周。自洛陽下都視王城。則在西也。何以稱洛

戰國策卷六 二周

陽爲東周。自河南王城視下都，則在東也。河南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立。考王十五年，河南惠公復自封其少子班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沒，亦諡惠。是時東西周雖未分治，河南惠公既號奉王者，爲東周亦必自號西周矣。顯王二年，趙與韓分周爲二。于是東西各爲列國。顯王雖在東周，特建空名。是後史傳所載致伯賜胙之類，周王也。征伐謀策，稱東西周君者，皆謂二周也。周本紀云：赧王時，東西周分治，非也。赧王特徙都西周耳。當以趙世家爲正。

吳氏曰：按高誘註，西周王城今河南東周成周，今洛陽。世本云：西周桓公名揭，居河南。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及索隱正義所載甚詳，獨邵子經世書紀赧王爲西周君，與東周惠公並而不紀西周公，仍舊誤也。鮑考之不精，卽以西周爲王，謂之正統，謂東不得先於西。亂易舊次，此開卷第一繆，所當改正。從舊又考春秋書王城成周，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成周者何？東周也。說亦甚明。昭二十六年，天王入於成周。左傳以十二月入王城。三十二年，城成周。蓋敬王定

遷在既城之後而孫莘老胡康侯皆以成周卽京師亦未考王城成周之實而誤合爲一也。要之此文古今說者多以迷晉致誤。故大事記辨之甚詳。且實因鮑氏而發。近有著東西周辨者。其說亦然而不引呂子。豈未之見耶。又云漢志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皆周地也。徐廣曰周比亾凡七縣。此是合東西周地言之。又曰王應麟云周赧王卒於乙巳。明年丙午。秦遷西周君。而東周君猶存。王子秦遷東周君。而周遂不祀。作史者當自丙午至王子。係周統

於七國之上。乃得春秋存陳之義。大事記周赧後卽係秦。朱子以爲未當。綱目以七國如楚漢並書之。今按解題云。自赧王降。周統已絕。東周雖未亾。特邾莒附庸之類耳。所以存而未論也。朱子雖以七國並書。而赧王之後。亦不以東周係統者。其意亦不異。綱目之成。在乾道壬辰。而淳熙辛丑。呂子卒。大事記始出。非矯之也。又曰鮑註引宋忠說云。赧王卒。謚西周武公。蓋以避秦不敢稱尊。楚頃襄十八年。王赧使武公。此武公赧王臣也。誤爲二人。戰國相王。周之王號

自若不聞其爲秦貶損也。王叔使武公。徐廣謂卽西
周武公。大事記從之。西周惠公封子於鞏爲東周。惠
公寔同謚者。繼西周之惠公則武公也。旣曰武公則
周君也。謂別爲一人可乎。又曰東周止有惠公名
著。策有文君。他無見。徐廣云紀年顯王九年東周惠
公傑薨。皇極經世東周惠公卒。子傑嗣。二書不同。則
其世系亦難明矣。凡策所書。豈得如鮑注皆爲惠公
時事耶。

戰國策去毒

編年

敬王三十九年魯西狩獲麟。○齊田常弑簡公立公

弟驁是爲平公

四十一年孔子卒

四十三年秦悼公卒子厲立是爲共公

四十四年敬王崩太子仁卽位是爲元王。○齊田

常卒子盤繼事是爲襄子

元王元年晉趙簡子卒子無卹代是爲襄子。○晉定

公卒子錯立是爲出公

三年越滅吳

七年元王崩太子介嗣是爲貞定王

貞定王元年魯哀公奔越子寧立是爲悼公

四年燕獻公卒孝公繼

十二年晉出公卒於齊荀瑤立昭公曾孫驕是爲

哀公

十四年晉智伯約韓魏攻趙襄子圍之晉陽

十六年晉韓魏助趙襄子滅智伯○齊田盤卒子

白繼是爲莊子

十九年燕孝公卒子載立是爲成公

二十三年秦共公卒子躁公繼

二十八年貞定王崩太子去疾立是爲哀王弟叔

弑哀王自立是爲思王秋八月王子嵬殺叔

卽位是爲考王王封弟揭於河南是爲河南

桓公

考王元年晉哀公卒子柳繼是爲幽公

七年燕成公卒閔公立

九年楚惠王卒子中立是爲簡王

十年魯悼公卒子嘉立是爲元公

十二年秦躁公卒太子昭早死國人立其弟懷公

十五年考王崩太子午卽位是爲威烈王○周河

南惠公復封其少子班於鞏是爲東周君

威烈王元年晉趙襄子卒兄之子浣立是爲獻子襄

子弟嘉逐浣自立是爲桓子○魏桓子卒子

斯代是爲文侯○韓康子卒子啟章代是爲

武子○秦庶長鼂弑懷公立躁公孫是爲靈

公

二年晉桓子卒國人殺其子而迎獻子復位

六年晉幽公爲盜所殺魏斯立公弟止是爲烈公

十一年秦靈公卒國人廢其子而立其季父是爲

簡公

十六年齊田莊子卒子和立是爲後齊太公○魯

元公卒子顯立是爲繆公

十七年韓武子卒子虔代是爲景侯○趙獻子卒

子籍代是爲烈侯

十八年楚簡王卒子當立是爲聲王

二十一年齊宣公卒子貸立是爲康公

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

燕閔公卒子僖公立

二十四年威烈王崩子安王驕立○盜殺楚聲王
子類立是爲悼王

安王二年韓景侯卒子烈侯取立○趙烈侯卒國人
立其弟武侯○秦簡公卒子惠公立○魏文
侯以下子夏段干木爲師西門豹吳起爲將

五年韓盜殺相俠累

九年晉烈公卒子孝公傾立

十一年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

十五年魏吳起奔楚楚相起○秦惠公卒子出子
立是爲出公○趙武侯卒子敬侯章立○韓
烈侯卒子文侯立

十六年初命齊大夫田和爲諸侯是時秦晉齊楚
燕趙魏韓齊凡九大國

十七年秦庶長改逆獻公於河西而立之殺出公
是時秦數有亂益衰弱三晉侵奪其河西地

○齊太公田和卒子桓公午立

二十一年楚悼王卒貴戚大臣改吳起殺之太子

臧立是為肅王

二十三年齊康公死於海上姜齊遂絕田氏并齊

而有之是歲田齊桓公亦卒子威王因齊立

二十四年晉孝公卒子靖公俱酒立

二十五年魯穆公卒子共公奮立○韓文侯卒子

哀侯立

二十六年安王崩子烈王喜立○魏韓趙共廢晉

靖公而分其地晉公

烈王元年韓滅鄭因徙都之○趙敬侯卒子成侯種

立

三年燕僖公卒子桓公立

五年韓嚴遂弑哀侯國人立其子懿侯○魏武侯

卒子罃立是為惠王

六年齊威王朝周烹阿封卽墨○楚肅王卒弟良

夫立是為宣王

七年烈王崩弟扁立是為顯王

顯王二年韓趙分周爲二

七年秦獻公卒子孝公渠梁立○燕桓公卒子文

公立

八年秦孝公下令招賓客衛公孫鞅入秦

九年東周惠公卒子傑立

十年秦衛鞅變法○韓懿侯卒子昭侯立

十四年魯共公卒子康公毛立

十六年齊以孫臏爲師○齊始稱王

十八年韓昭侯以申不害爲相

十九年秦徙都咸陽○趙成侯卒子肅侯語立

二十三年魯康公卒子景公偃立

二十六年齊威王卒子辟疆立是爲宣王

二十八年孫臏殺魏龐涓虜太子申

二十九年秦衛鞅襲虜魏公子卬魏喪地於秦七

百里因去安邑徙都大梁秦封商鞅爲商君

○楚宣王卒子威王商立

三十一年秦孝公卒子惠文王駟立殺商鞅車裂

以狗

三十二年洛陽人蘇秦入秦不用

三十三年孟子至魏

三十四年蘇秦至趙封武安君

三十五年楚滅越○魏稱王

按國策鮑註合從在趙肅侯十六年則是顯王三十五年

三十六年蘇秦為從約長相六國○齊威王卒子

宣王立○韓昭侯卒子宣惠王立○燕文公

卒子易王立

齊宣王之立史記以為周顯王二十六年通鑑乃在三十六年其在位十九年史與鑑不

異也綱目考異不詳其說

三十七年秦使犀首欺齊與共伐趙趙肅侯讓蘇

秦蘇秦去趙而從約解齊王伐燕取十城已

而復歸之

四十年楚威王卒子懷王槐立

四十一年秦相張儀○鮑註顯王四十一年宋王偃元年

四十三年宋滅滕伐薛○趙肅侯卒子武靈王立

四十四年張儀連衡秦初稱王

四十六年韓燕皆稱王

四十七年秦張儀免相相魏欲令魏先事秦秦陰厚張儀

國策吳註云按通鑑大事記顯王三十五年乃魏惠王後元年慎靚三年當襄王元年○又云大事記張儀相魏在惠王後十三年尋以公孫衍代儀慚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惠王卒襄王二年因請成於秦為秦相後八年秦出之魏尋卒

四十八年顯王崩子慎靚王定立○燕易王卒子噲立○齊薛公田嬰卒子文封孟嘗君

慎靚王二年孟子去魏適齊○魏惠王卒子襄王赫立

三年宋初稱王

四年齊殺蘇秦○張儀復相魏○魯景公卒子平公叔立

五年燕讓國子之○國策鮑注依年表云秦伐蜀在此年

六年慎靚王崩子赧王延立○稱西周始此

赧王元年齊伐燕殺燕王噲及子之○齊宣王卒子

湣王池立○鮑注張儀欺楚在赧王二年

三年燕人立太子平是為昭王○韓宣惠王卒子

襄王倉立

四年秦惠王卒子武王蕩立

五年張儀復相魏卒

八年趙武靈王胡服騎躬○秦武王卒弟稷立是為昭襄王宣太后稱制

十年秦宣太后任魏冉為政

十六年楚屈原投汨羅○秦執楚懷王楚人立太子橫是為頃襄王○秦以齊田文為丞相○趙武靈王廢其太子章而傳少子何自號主父

十七年田文自秦逃歸於齊與韓魏伐秦敗其軍

於函谷秦割三城以和

十八年魯平公卒子湣公賈立

十九年楚懷王卒於秦○魏襄王卒子昭王立○韓襄王卒子釐王咎立

二十年趙李兌弒主父於沙丘○魯湣公卒子文公立

二十二年秦白起敗韓魏拔五城斬首二十四萬
二十七年秦稱西帝立齊為東帝已而皆去之

二十九年齊滅宋

三十一年燕樂毅將秦魏韓趙之兵伐齊潛王出走楚使悼齒殺之

三十二年齊人立王子法章於莒是爲襄王○趙使藺相如獻璧於秦

三十四年楚欲伐周王使東周武公喻止之

三十六年秦趙會於澠池○薛公田文卒齊魏滅之○燕昭王卒子惠王立以騎劫代樂毅奔趙田單乃復齊

三十七年秦白起破楚楚徙都陳

三十八年魏昭王卒子安釐王立

四十一年魯文公卒子頃公立

四十二年韓釐王卒子桓惠王立

四十三年楚以黃歇侍太子完爲質於秦○燕惠王卒子武成王立

四十五年范雎自魏入秦以爲客卿

四十九年秦以范雎爲丞相封應侯○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丹立

五十年秦昭襄王廢其母宣太后穰侯出之陶○
齊襄王卒子建立

五十二年楚頃襄王卒太子完自秦逃歸立以黃歇為相封春申君

五十三年秦白起伐韓拔野王上黨守馮亭以其地降趙

五十五年秦白起破趙兵殺趙括抗卒長平四十萬

五十七年魏遣辛垣衍說趙帝秦魯仲連止之○

魏公子無忌救趙○燕惠王卒子孝王立

五十八年秦殺白起○秦太子之子異人自趙逃

歸呂不韋入秦○魏公子破秦軍魯仲連辭封隱去

五十九年赧王入秦盡獻其地歸而卒

東周君一年燕蔡澤入秦范雎免相○楚遷魯君于

莒○荀况為蘭陵令○燕孝王卒子喜立

五年秦昭襄王卒太子柱立是為孝文王三日而卒子楚立是為莊襄王

七年秦滅東周君以呂不韋為相封文信侯○楚

滅魯

秦莊襄王一年

即三年

楚黃歇徙封于吳

二年莊襄王卒子政立

秦始皇二年趙孝成王卒子偃立是為悼襄王廉頗

奔魏

三年魏公子無忌卒

四年魏安釐王卒子增立是為景閔王

八年秦封嫪毐為長信侯○韓桓惠王卒子安立

九年秦嫪毐作亂伏誅遷太后于雍○楚考烈王

卒李園殺春申君太子熒立是為幽王

十年秦呂不韋免相李斯諫逐客

十一年徙呂不韋于蜀○趙悼襄王卒庶子遷立

十二年呂不韋飲酖死

十三年趙李牧敗秦兵

十四年韓非作說難上書于秦王李斯嫉之令自

殺

十五年燕太子丹自秦逃歸

十七年秦內史勝滅韓置潁川郡

十八年趙殺李牧

十九年秦王翦滅趙虜趙王遷趙公子嘉奔代○

楚幽王卒弟郝立是為哀王在位三月庶兄

負芻弑立

二十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不克

二十一年秦拔薊燕王斬太子丹首以獻

二十二年秦王賁伐魏王假降殺之滅魏○秦李

信為楚所敗

二十四年秦王翦滅楚置楚郡

二十五年秦滅燕滅代王翦悉定荆江南地置會

稽郡

二十六年秦滅齊○王初并天下更號曰始皇帝

戰國策去毒卷上

當湖陸隴其稼書評定

趙襄子滅智伯

趙策

智伯之滅在貞定王十六年

受業

席前席漢廷趙慎徽旂公

較訂

後學

張維响和叔汪昌廷台三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智伯之爲人也。好利而讐。復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

龜註鷲殺

烏也喻其

殘忍

復一作復

狃習也

與之彼狃。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桓子欲勿與。趙段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皐狼之地。趙襄子弗與。智伯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之為人。陽親而陰疎。三使韓

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

張孟談曰。夫董闕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

君澤循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

使延陵君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

府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

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

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牆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

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箇。銘之勁。不能過也。君

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

一本尹澤
大事記謂
澤字誤韓
子國語作
尹鐸
鮑註案按
同行也
絕注荻葎
葎苦蓋也
楚荆也以
足為牆廩
墻同

柱質礫也

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

矣。注粗厲少仁愛

適一作果。智伯之族

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智伯之為人。麤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

著謂附其
城

鮑注二謚
皆非當時
語

於口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

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日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智伯身死國亾地分爲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亦所以亾也智氏盡滅惟輔氏存焉

按春秋左傳終于魯悼公四年是爲周貞定王五

年也。通鑑綱目起威烈王二十三年，中間隔六十年。此篇在左傳之後，通鑑綱目之前。

按范中行之滅，在魯哀公五年，距智伯瑤圍晉陽時已三十餘年。且係瑤之祖荀躒之事，作書者不知考核，連而言之，乖謬甚矣。

鮑注以智過爲卽智果。愚按國語智果之別族爲輔氏也。在宣子之世，距智伯之亾已遠，恐是二人。張孟談旣存趙，納地釋事，而耕於負親之丘。此與范蠡同。吳注謂孟談可謂謀智之士，有道則未也。

不近刻歟。曰非刻也。蓋蠡與孟談所爲皆只是伯術學者於此須想王道當如何。假使伊尹周公處此，決下坐而待亾，亦決不僅如二子所爲。蠡猶非王道也。而况孟談乎。謀智之用亦幸而成功耳。使智過之策行，孟談又如之，何特其功成而退賢於世之恃寵賈禍者耳。然則智過亦可謂先覺歟。曰智過亦只是逆詐億不信，非先覺也。先覺者以理自處，人不能謀，謀之亦不能成。智過而先覺也，當教智伯善自爲備，使韓魏不能反，卽反亦不能爲。

害若夫疑人于詞色之間舉素所約結者一旦殺之使智伯行其計能保其無他變乎韓魏之餘卒閔于外趙氏乘于內亦可以敗何必二子在然後能為患哉即使盡如其計遂能舉三家而滅之而智伯反覆殘忍之迹著於天下起而圖之者夫豈少哉先覺果若是耶當時又有却疵者亦智過之流也

魯共公擇言

魏策

吳注大事記惠王十五年韓宋魯衛來朝即周顯王十三年

梁主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

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

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亾其

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

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

亾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

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亾其國者楚王登強臺

式侯子惠王也

鮑注疑是堯舜女

儀狄禹時人名

謙苦劫反快也○有

汁而乾曰煎乾煎曰

熬肉熬之曰燔近火

曰炙

楚王莊王

彷徨淮南
子作方皇
注云水名
說苑作方
淮藝文類
聚作方澤
鮑注謂猶
徙倚非
皆美人

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
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亾其國者今主
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
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
也有一於此足以亾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
與梁王稱善相屬

按此文在周顯王十三年綱目不載其明年齊魏
會田于郊惠王猶以徑寸之珠自誇則于共公之
言蓋徒知善之未能身體力行也是以至顯王十

六年有桂陵之敗二十八年有馬陵之敗二十九
年有公子邛之敗獻河西地于秦徙都大梁國遂
以弱

徽幟也章
其別也

吳注廢一
本作發是
既降矣安
用廢為

威王料章子不背齊

齊策

此篇鮑吳二注皆不著
年月今附于威王之末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
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變其徽章以雜秦
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之間候者復
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有司請曰
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廢將而擊之王
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為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
秦兵大敗於是秦王稱西藩之臣而謝於齊左右曰

戰國策卷之六

鮑注未教
未有教命

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啟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
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
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
之母啟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
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爲人子而不欺
死父豈爲人臣欺生君哉

按匡章稱章子猶田嬰曰嬰子田文曰文子田盼
曰盼子皆以名子之

讀此文則知吳起之殺妻樂羊之啜子皆非取信
於人之道也匡章固賢而威王之明亦豈世主可
及哉

蘇秦始將連衡

秦策

秦惠文王元年周顯王三十二年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眾，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

胡地出貉代幽州郡出馬

沃言其肥潤。地勢與形便於攻守天府

言蓄聚之富非人力也

文章法令也

鮑注轂輻所奏也相擊而馳言其衆吳注稠多濺亂也

者教令即科條辨言者游說即言語相結文辭者書策印書策稠濁

鮑注元善也民之類考故稱元時君皆繼

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爲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

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辨言倖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効勝于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于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誅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

世者

吳注羸縶
縶也即易

羸其角之

羸縶即詩

之邪幅端

草履也

縶機縶也

不下言自

若

索隱云陰

符是太公

兵法

鮑江練軍

語沉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

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

絕。去秦而歸。羸縶履躑。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

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紕。嫂不為炊。父母不與

言。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

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

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

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

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暮年揣摩成。曰。此真

鮑江鳥集

是闕名摩

謂切近過

之

抵側擊也

武安趙邑

純束也四

十四兩為

鑑

六國之關

不通秦也

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

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為武安君。受相

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

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

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眾。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

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

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在而

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

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

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

輶車前橫
木樽挫也
猶頓也銜
勃也掘即
窟字言鑿
垣為門
伏音匍匐
匍伏地也
鮑注譙周
曰秦字季
子
吳注司馬
貞曰此姓
呼小叔為
季子未必
其字也

為用轉轂連騎炫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
大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棧樞之士耳。伏軾
搏銜。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
之伉。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
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媵蛇行匍
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媵何前倨而後卑也。媵曰。
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
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
哉。

吳註謂時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然觀秦王對蘇
秦數語。何其深厚不露也。可為辭命之法。
書言放驩兜。此言伐驩兜。吳註謂此不過欲售其
攻戰之說耳。凡戰國言帝王事類如此。皆不足辨。
按吳註此段最妙。此即孟子所謂好事者為之也。
春秋末史已不闕文。其流弊便至於此。讀戰國策
者所不可不知。
大抵從橫家專以謀策為事。與兵家相表裏。非如
春秋之辭命也。故秦之言多用兵之事。而深以辭

命爲不足恃。讀上半篇。可見春秋變爲戰國之故。秦一生學問。只是從金玉卿相起見。而作者寫至此。亦不覺沾沾動色。不特秦陋。作者亦陋甚。讀此文而不知其陋者。必寡廉鮮耻之人也。前輩謂太史公將此等文字。不知熟讀幾千遍。纔有一部史記出來。愚謂太史公得力在此。受病亦在此。所以史記中說到勢利處。亦不免沾沾動色。學者讀此。須要將孟子天爵良貴諸章。作箇胸中主張。方不被他漸染。更須知孟子所謂修天爵以要人爵。尚

不指秦輩言。是指世間一種假仁義以干祿者。若秦之所揣摩。只是狙詐之術。連假仁義也不肯。是盡棄天爵以要人爵。

按周顯王三十二年。綱目書孟軻至魏。正與蘇氏說秦同時。前此則商鞅申不害大行之時也。談仁義於此時。如微陽之在純陰中。

蘇秦始以合從說燕

燕策

鮑註燕文公二十八年周顯王三十五年

蘇秦將爲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二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爲蔽於其南也。秦趙五

也。吳注設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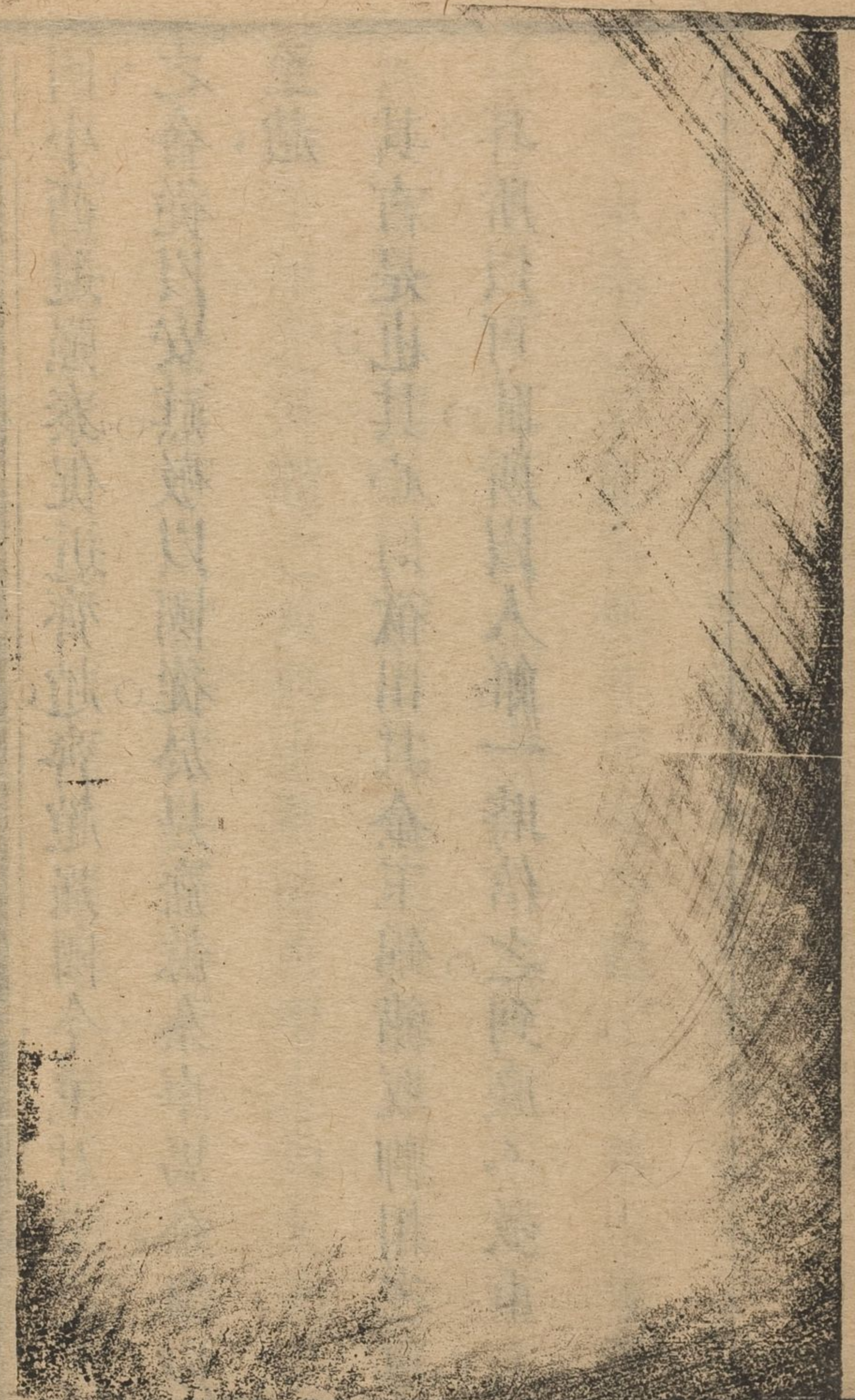
淵猶巨踵
元後也猶
言繼踵

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敝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上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

國小。西迫強秦。促近齊趙。齊趙強國。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齊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其言是也。其心則欲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耳。所以可耻。所以人雖一時信之。到底不敬重。

戰國策卷之五
蘇秦
七



蘇秦以合從說趙

趙策

鮑註趙肅侯十六年
周顯王三十五年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
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
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
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
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進其愚
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
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

妬嫉賢也

禮婦人死
曰捐館舍
蓋亦通稱

兩敵兩為
趙敵

白言所以
與史作請
別白黑所
以異○陰
陽猶兩端
指從橫

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
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
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願大王慎無出
於口也請屏左右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
誠能聽臣燕必致毘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
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
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寶五霸
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
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為大

番音蒲

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
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
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
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
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
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
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
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
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

傅同附止
兵止於此

一夫有田
百畝此未
為唐侯時

管節田狹
猶蔽

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強弱。

內度其士卒之眾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掩於眾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

天文志權
軒轅象後

官此言美
人之所處
也

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願
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
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
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
以償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于洹水之上。通質
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
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
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
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

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
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
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
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償秦。秦必不
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
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
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
秦為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
純。以約諸侯。

史記卷之六

三

當時爲六國計。自應以合從爲上策。然無孟子發政施仁本領。則從豈可久恃者。况秦以狙詐之身。欲使諸侯久相親信。豈可得哉。觀綱目于顯王三十六年。書燕趙韓魏齊楚合從以擯秦。以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三十七年。卽書秦以齊魏之師伐趙。蘇秦去趙適燕。從約皆解。四十五年。書蘇秦自燕奔齊。慎靚王四年。書齊大夫殺蘇秦。蘇凡四見於綱目。而從之不可恃。與秦之不能從。亦明矣。至當時有謂蘇秦約從。秦兵十五年不敢窺山東。

者。黃東發謂此乃游士誇談。本無是事。猶之謂齊君王后事秦謹。四十餘年不受兵。謂孟嘗君用馮諼之言。相齊數十年。無纖芥之禍。實則齊建日爲秦侵削。至亾孟嘗亦亾滅。無噍類。戰國策出於其徒。自爲之類。張皇欺世如此。

吳註云。大事記據古史。謂肅侯時。奉陽君公子成實未亾。削去捐館之語。愚嘗辨蘇秦所稱。必另爲一人。

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愧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于牧之野。豈其士卒眾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疋。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

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若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以一愧字激之。卽雞口牛後之意。而復引綿綿不絕。蔓蔓若何之語。使其速斷。鞭策尤緊。只是不知有根本功夫。此所以爲從橫家也。

綱目載司馬公曰。史記六國表。魏惠王三十六年薨。襄王十六年薨。哀王二十三年薨。汲冢竹書紀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後十六年薨。杜預和嶠皆以爲史記誤分惠王之世爲二王之年。蓋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且竹書魏史所書必得其真。故今從之。按竹書紀年係僞書。而司馬公

本子從之者。以其爲戰國人作。雖事多僞。而世次年數則可據也。吳註蓋亦依紀年。故以此篇爲說。惠王今戰國策以此列于襄王時。蓋自漢以來相沿史記之誤。

帝史作商
餘子國名
夷名少府
少府所造
心作之得
時力倍於
常其勁足
以距來敵
○箭中心
上如掩
鮑汪鞮革
履索隱曰

蘇秦以合從說韓

韓策

吳註韓昭侯二十六年子宣
惠王初立周顯王三十六年

蘇秦為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
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
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
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
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劔戟皆出於冥
山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龍淵大阿皆陸斷馬牛
水擊鵠鴈當敵即斬堅甲盾鞮鏃鐵幕革抉吸芮無

鐵幕謂以鐵為臂脛之衣革挾以革為射決○按詩注決著右手大指以鈎法拾音於左臂以遂弦此所云革挾即拾也說文謂之臂決吳注吸即詩所云蒙戔之咬音

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隄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

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寧為雞口無為牛後此妙喻也但無發政施仁之本領而徒恃區區合從欲免牛後之羞孟子所謂人役而耻為役猶弓人而耻為弓矢人而耻為矢也



蘇秦以合從說齊
齊策

蘇秦以合從說齊

齊策

鮑註云趙肅侯十七年齊宣王十年周顯王三十六年

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

管仲軍令
始於五家
為軌

吳注王逸云投六箸行六棊謂之六博踰史作踰印踰字

二國在其後○爾推方舟併兩舟則此亦

也○軌曰轍也○鮑注恫痛也○言疑之甚○喝呵也○吳注高躍史作驕矜

瑟擊筑彈琴鬪雞走犬六博踰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帟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亾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

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詔告之敬奉社稷以從

孟子謂地不改辟民不改聚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是何等作用秦誇張臨淄之富強只要行得區區合從一策便可惜了這樣富強

吳注云左
傳楚莊伐
陳鄉取一
人以歸謂
之夏州即
此屈原離
騷過夏口
而西浮
章臺鮑注
秦臺

蘇秦以合從說楚

楚策

吳註云大事記在威王
七年周顯王三十六年

蘇秦為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
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
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之塞郟陽地方五千里帶
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
以楚之強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
事秦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
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



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矣。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代良馬橐駝，必實於外廐。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爲大王不取。

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夫爲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

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治之未亂，爲之未有，誠是至言。然但以合從一策作治之爲之之道，濟得甚事。

蘇秦說齊還燕十城

燕策

易王元年周顯王三十七年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爲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齊王按戈而却曰：「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饑所以不食，鳥喙者以爲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壻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鳥喙之類。」

塗泥也白
平之甚

也。齊王曰：然則奈何乎？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韓獻開罪而交愈固。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強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也。此霸王之業，所謂轉禍為福，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塗中，願為

兄弟而請罪於秦

不但從利害上起見，絕不知有理義。即就利害論，亦只說得最淺一層。以孟子梁惠王篇伐燕二章較之，看是何等規模。真霄壤不同。况其胸中發出時，又只是逆探人主之欲，有妾婦大丈夫之分。按黃氏日抄云：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先嘗伐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即孟子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也。此一事也。稱宣王者，孟子作于宣王已沒之後，故

戰國策卷之五 卷一
以謚稱而趙岐註亦稱齊宣王也。齊湣王後又伐燕。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燕下燕七十城。是卽孟子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者也。此又一事也。止稱齊王者。作孟子時。湣王尚在。未有謚之可稱。趙岐註亦止稱王也。按黃氏日抄分別二次伐燕。最明。蔡虛齋亦主此說。朱子於孟子集註。雖前後俱主燕噲子之言。而序說中仍疑而不斷。黃氏日抄正發明序說之意也。今國策此篇卽黃氏所謂宣王伐燕事。

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取惡素帛染爲紫。其價十倍。蓋紫者婦人之服。紫敗素得厚利。所謂名益尊也。

國語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于行。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汝于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

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
勉之苟從是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
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
今知免於罪矣按策中所云韓厥開罪而交愈固
當指此事鮑註未確

子華論憂社稷之臣

楚策

原本在蘇秦說楚令
從後是威王末年事

莫敖楚官
名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
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
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
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
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
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
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

瞑不視也
謂死不知
所益言志
於死不求
利益

鮑注表野
外薄林也
言其初賤
財材同柱
國以子高
為材
恢大也掩
覆取也言
取地以大
先君之封
○吳注四
境不廣
四境守

不見兼
也
吳注謂大
心即沈尹
成亦未見
確據
鮑注梓持
髮也
鮑注寡君
身出謂昭
王悉屬謂
連屬俱亡
鮑注蹠足
下暴傷也
秦王謂襄
王雀立踊
也○瘡病
也○殫氣絕

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于枉，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廉，名不挫于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畝，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

曰：嗟乎！子乎！楚國亾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梓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焚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上崢山，踰深溪，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瘡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

戰國策卷之七

也施與耗
同無自也
鮑注楚官
名

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芬冒勃蘇
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盭芬冒勃蘇吳與楚人戰于
栢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
臣來告且求救秦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
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
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
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
稷者芬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栢舉三戰入郢君
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鬪於宮唐之上

楚將

莫注雞
作雞是時
典守者皆
離其局故
負其典以
逃
吳注餘當
作余

舍鬪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
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于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
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
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畝蒙
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
君乎遂自棄于磨山之中至今無冒故不為爵勸不
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
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
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

鮑注約猶
節馮依也

式小低貌
○發發矢

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威王所問者只是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一種而子華却說出五種人來所以廣王之意也末言君好賢則賢臣自至亦是見本之論但論人臣之道當以皐夔稷契伊傅周召為正子華楚臣亦知有楚之臣而已

孟嘗君不受象床

齊策

孟嘗君至楚年月無考綱目附於周顯王四十八年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床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床象床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戍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床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戍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戍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

亾繼絕之義。小國英傑之士。皆以國事累君。說君之
 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床。所未至之國。將
 何以待君。臣成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成趨而
 去。未出至中閨。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床。甚
 善。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成曰。臣有大喜三。
 重之寶劍一。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成曰。門下百數。
 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
 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床。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成以
 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成曰。未敢。曰。
 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
 寶於外者。疾入諫。

按司馬溫公極惡孟嘗君之養士。曰。君子之養士。
 以爲民也。今田文盜君之祿。以立私黨。張虛譽。上
 侮其君。下蠹其民。是姦人之雄耳。書所謂逋逃王
 萃淵藪。此之謂也。至於納公孫成象床之諫。則又
 極取之。曰。孟嘗君可謂能用諫矣。苟其言之善也。
 雖懷詐諛之心。猶將用之。况盡忠無私以事其上
 者乎。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孟嘗君有焉。愚謂

司馬公之於孟嘗君亦可謂惡而知其美者矣。然公孫戍則甚可鄙也。蓋戰國習氣無非懷利以相接者。

又按綱目顯王四十八年齊號薛公田文爲孟嘗君。赧王十六年書秦以田文爲相。十七年書田文自秦逃歸。三十七年書薛公田文卒。齊魏滅薛。發明云田文齊之臣也。而不繫之齊者著其背國自立之罪。且非齊之所得臣也。彼其招致游士食客滿門而出。相隣敵覆其宗國。乃無一忠信之人。諫

止其惡。卒之俵俵中立。無所附麗。肉未及寒。宗族夷滅。然則賓客皆妄人也。已何足貴哉。愚按孟嘗能用諫而卒無善諫者。蓋所招致者多懷利相接之徒。安知有久長之策。孟嘗雖知葑菲之採。而不知棟梁之任。又非葑菲所能勝也。



張儀以連衡說魏

魏策

慎靚王
四年

張儀為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奏無有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糧漕庾不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

鮑注梁無山川關塞皆以卒戍也築城壘一亭障隔也

倉
為之漕水
運庚水漕

本作國
之危亡

也作陽音

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為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為一國魏之亾可立而須也。此

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悉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內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取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士莫

適猶歸

言
奮辭猶大

鮑注搯把
腕手也
張目也切
齒言之力
吳注國語
衆口鑠金
注衆口所
毀雖金石
猶可銷

不日夜搯腕。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
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沉舟。羣輕折
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蠢
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效河
外。

從有從之利害。衡有衡之利害。各就一邊說。不啻
那一邊。同是一種淺陋識見。而衡人尤奸險矣。
按張儀見於綱目者凡六。顯王四十一年。秦客卿
張儀伐魏。取蒲陽。既而歸之。魏盡入上郡以謝。秦

以儀爲相。四十五年。秦張儀伐魏。取陝。四十六年。
秦相張儀免。出相魏。慎靚王四年。魏請成于秦。張
儀歸。復相秦。赧王四年。秦使張儀說楚韓齊趙燕
連衡以事秦。秦君卒。諸侯復合從。五年。秦張儀復
出相魏。合綱目所書觀之。儀之反覆詐僞。盡見矣。
而此篇說魏。則其連衡下手處也。

司馬錯論伐蜀

秦策

鮑註秦惠王後九年慎靚王五年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轅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

鮑注誅討也

鮑注成名成霸王之名

鮑注三者於國如人之有資貨

鮑注言四方之物蜀

我有之故蘇秦於巴蜀漢中獨曰利○名定兩附不貪暴名也得國寔也○韓無罪而伐之不義也不欲危者天下皆有尊周之志也鮑注解免秦兵吳注水經云秦自石牛道使張

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辟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諸侯不以爲貪。是

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亾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於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旣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儀司馬錯
尋路伐蜀
滅之是二
人同往也

此篇以利害論之。則司馬之從易與應侯之近攻。皆是秦并天下之良策。後來諸葛武侯先定西南諸夷而後謀伐魏。亦是此意。以義理論之。不肖劫天子。猶有尊周室之意。然總是從利害上起見。較之張儀。特彼善於此耳。以孟子所謂天吏者觀之。何啻霄壤。

蘇代說燕王讓國子之

燕策

子之子噲死
在赧王元年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曰。不如以

鮑注以啟
之臣為益
之吏

吳注大事
記以石計
祿姑見於
此

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
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
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
之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以啟人為吏及老而以
啟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啟與友黨攻益而奪之
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也其實令啟自取之今王
言屬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
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劾之子之子之南
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子之子

鮑注飭戒
也猶正也

鮑注都大
邑吳注臨

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
攻子之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
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
君臣之義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雖然
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黨聚眾將軍市被圍
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
將軍市被死以殉國構難數月死者數萬眾燕人恫
怨百姓離意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
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眾

淄是五都
之一鮑汪
齊之北近
燕

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
之亾二年而燕人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

蘇代之險燕噲之愚固不待言至謂啟益相攻矯
誣古人尤可謂無忌憚之極而作者叙述時事亦
絕不知核實如謂孟子勸齊伐燕以潛王爲宣王
皆是隨口亂說不管真僞

伐燕殺噲通鑑大事記高誘吳師道皆主孟子戰
國策謂是宣王鮑彪王史記謂是潛王按史記年
表以齊威王立三十六年宣王立十九年潛王立

四十年通鑑則下減潛王之十年上益威王之十
年移下宣王十年以合伐燕之事朱子謂其無他
據又嘗謂溫公硬拘如此故于孟子集註綱目雖
皆以伐燕殺噲係之宣王而于孟子序說中則備
載其同異謂未知孰是于綱目顯王四十六年則
特註云案史記是年齊潛王元年蓋疑則傳疑之
意也至黃氏日抄謂伐燕有二事則又發前人所
未發矣

又按梁惠王襄王齊宣王潛王一時卒立年代諸

書皆互異故不特伐燕之為宣為潛多異論。而孟子適齊適梁之先後亦各持一說。綱目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孟軻至魏。慎靚王二年壬寅魏君瑩卒。孟子去魏適齊。赧王元年丁未齊伐燕取之。孟軻去齊若以通鑑宣潛之年考之則去魏適齊即見宣王是先適魏後適齊也。若以史記宣潛之年考之則去魏適齊乃見潛王而見宣王又在至魏之先。是先適齊後適魏也。朱子於此皆疑則傳疑可為考古之法并附記於此。

張儀欺楚絕齊

秦策

鮑註楚懷王十六年秦惠王後十一年周赧王二年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懽子為寡人慮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為臣約車并幣臣請試之張儀南見楚王曰敝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亦無大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大大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大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懽是

鮑註言并則幣非一物○試之不自必之辭○楚王懷王也無大猶無過也齊王閔王也

鮑注事猶聽

鮑注齊必弱者失楚援故○秦楚因絕齊得報曲沃之役楚之惠也

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而儀不得為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為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為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羣臣聞見者畢賀陳軫後見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為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敏妄賀王

惋猶恨

來還也

鮑注張儀至前反而今至也

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重絕之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

戰國策卷之六 蘇秦 七

鮑注廣從者橫度為廣直為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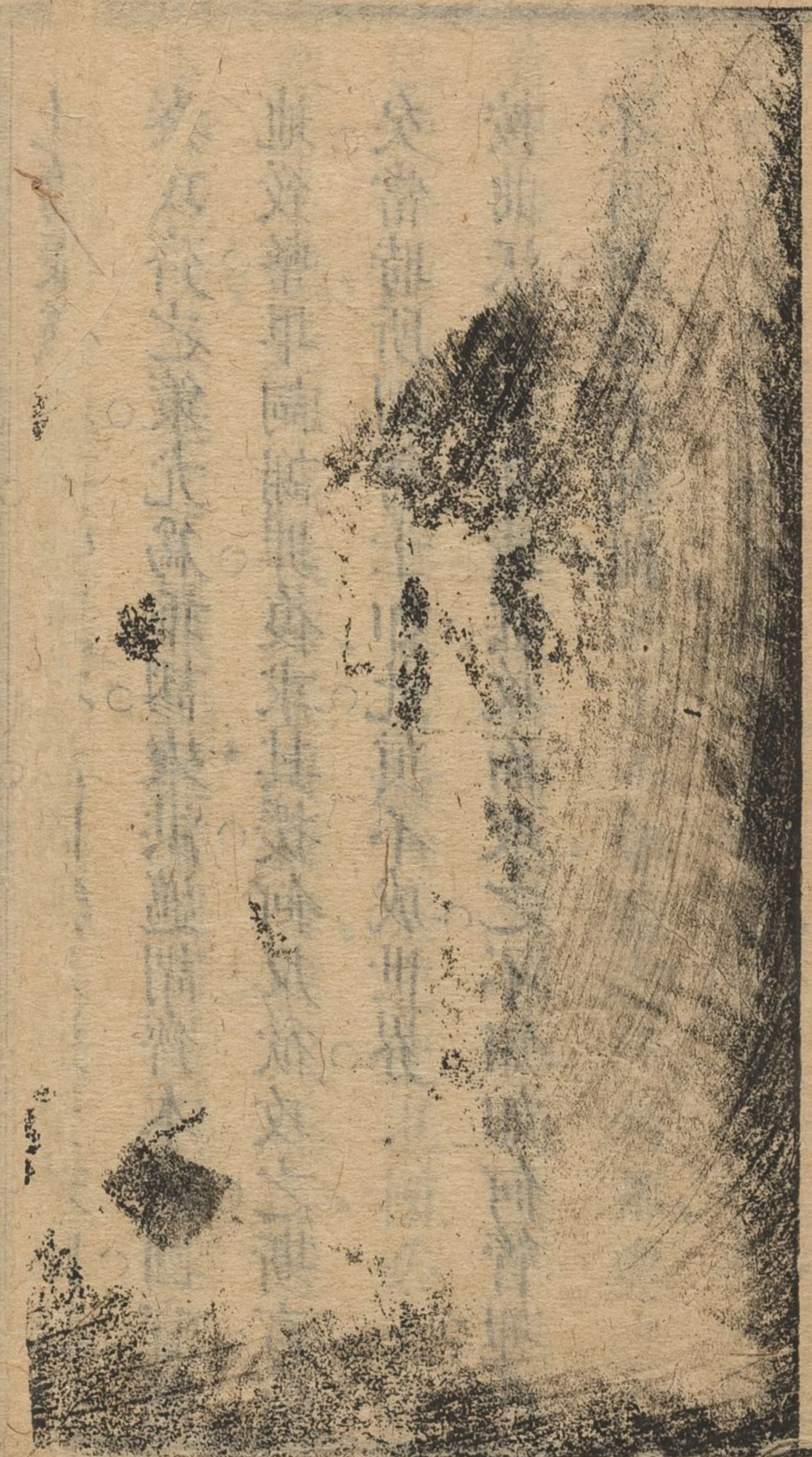
鮑注不尚尚也言無所喪

杜陵楚邑

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亾於秦而取償於齊也楚國不尚全事至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必大獲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亾者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

此篇張儀之譎懷王之愚固無足道至若陳軫賂秦攻齊之策尤為乖謬宋洪邁謂齊本與國宜割地致幣卑詞謝罪復求其援何反欲攻之斯言信矣當時所謂智士如此真不成世界按曲沃去齊楚遠甚攻而取之不知如何管理此不可解恐有錯訛

戰國策上卷



而穆留論兩用公仲公叔 韓策

綱目在韓宣惠王末年周赧王三年

宣謂穆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

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弒魏

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亾今王兩用之其多力

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羣臣或內樹其黨以

擅其主或外為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

吳註引胡氏管見謂穆留之論似是而非不可遂

以為法使所用而賢則一人而足不虞其專擅左

監止即闕

右參副不虞其比黨使其不賢則一人足以喪國。又况二乎。意者留于仲叔。陰有所附。欲國柄歸一而不分。故危言以動其君耳。愚謂所云兩用者。恐非左右參副之謂。是欲使之權均力敵。互相牽制耳。自古用人無此用法。虞周之時。雖衆正滿朝。而必統之以百揆冢宰。未有權不歸一而天下可治者也。穆留之論。未爲不是。但胡氏謂留陰有所附。此則不可知。戰國君臣多是懷利以相接。言雖正而心未必可問。

郭隗說燕昭王

燕策

此昭王初年事

燕昭王收破燕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讐。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其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讐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亾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已者至。人趨則若已者至。馮几

詘指猶言折節
鮑注先彼而趨後彼而息

吳注恣睢
暴戾也
鮑注响呵
藉踐也咄
亦呵也
服猶事事
有道者

據杖眄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响藉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于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

矣。於是不能其年千里馬之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魏始。魏且見事况賢于魏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魏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即墨。說服道致士之法。固是至論。與孟子大有為之君。

必有所不召之臣意同。但昭王郭隗俱從富強起見。非孟子所謂大有爲。亦非孟子所謂尊德樂道也。

張儀以連衡說楚

楚策

鮑註云在懷王十八年鄭袖出儀後周赧王四年

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旣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爲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

格猶敵

鮑注上流之地

鮑注秦伐楚之禍

鮑注楚記晉伐楚楚為扞關以距之鮑注北竟之地

此所謂吳人必指越言鮑吳二注皆不明楚成越在

楚非楚而秦兩國敵倂交爭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亾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辨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禍無及為已是以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

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三勝而亾之陳卒盡矣有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

威王之世
去此時不

遠
吳注不出

函谷關十
五年此辨

士夸辭不
定

鮑注微侯
漢諱武帝

作通此亦
劉向所易

吳注按諸
本多作開

或作大開
不若關義

長

索隱云以
常山為天
下脊則衛
及晉陽當
天下句其
地是秦晉
齊楚之交
道也據之
是關天下
句他國不
得動也
鮑注形親
者其勢當
親也

易危而民儆者怨于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
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
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
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
餘人。遂亾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與秦戰於藍田。
又却。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
全制其後。計無過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
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關扃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
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

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
為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
伴有罪。出奔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
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偽反覆之蘇秦。而
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
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
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
大王箕帚之妾。効萬家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
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謂計無便於此者。故敝

鮑注年幼
言其為從
時制
言秦王之
判抱
利子進天
一
置米其上
以飼雞見
之驚却名
駭雞犀

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楚
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
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
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蘇秦固詐偽反覆矣。儀獨非詐偽反覆乎。從固不
可恃矣。衡獨可恃乎。文氣雖奇偉。可羞可鄙。

吳註謂不出甲函谷關十五年。此辨士夸詞。非實
然。愚按張儀方欲連衡。何反代從人作夸詞。恐此
并非張儀原詞。特作書者信口裝入。忘其非實。
事

張儀以連橫說韓

韓策

綱目在韓襄王元年周赧王四年

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
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
厭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
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厮徒負養在其中矣。為除守
徼。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
千乘。騎萬匹。虎勢之士。跣跣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
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蹶後。蹄間二尋。

鮑注負養
者負荷養
牧之人
微巡也
吳注徼塞
也取徼遮
之義
跣跣
跣謂徒跣
也
徒跣音俱

科頭不着

劉辰翁云

貫顧奮拔

謂見射猶奮戰不顧死也

索隱云馬前足探向前後足蹶

於後蹄間者言馬走勢疾前後蹄間一躑而過三躑也八尺曰

韓之臺苑

鮑注趙元作楚

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程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鳥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鳥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誑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

取成臯。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大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趙。雖欲無亾。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敵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効

戰國策卷之六 韓 策 七

宜陽

以從人爲甘言好辭。註誤人主。儀獨非甘言好辭。註誤人主者乎。鮑彪謂韓之兵信弱。食信寡。獨不曰從合則能以弱爲強。以寡爲多乎。總是只說得一面。不提那一面。

張儀以連衡說齊

齊策

鮑註云儀傳連衡在鄭袖出儀後說楚說韓齊趙卒說燕歸報而惠王死則當在湣王十三年周報王四年

張儀爲秦連橫說齊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無過齊者。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謂齊西有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

鮑注比周
親周相庇

也與論語
異○危亡
隨其後者
時魯故在
言有亡形
耳

鮑注悉趙
悉其兵

而魯三勝國以危○
隨其後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
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
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也○
秦趙戰於河漳之上○
再戰而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
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
趙以卒數十萬○邯鄲僅存○
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
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
今秦楚嫁子取婦為昆弟之國○
韓獻宜陽○魏效河外○
趙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
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
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
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
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
不可得也○是故願大

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
託於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
今大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以事秦○
獻魚鹽之地三百於秦○

謂從人朋黨比周○不顧萬世之利○
衡人獨非朋黨比周○獨能顧萬世之利乎○
且說趙則云齊已獻魚鹽之地○
說齊則云趙已入朝澠池○
真所謂恫疑虛喝○

張儀以連衡說趙

趙策

鮑註武靈十五年周赧王四年

張儀為秦連橫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臣敢獻書於大王御史大王收率天下以償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敝邑恐懼備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秦以大王之力西舉巴蜀并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悁含怒之日久矣今寡

絕注御史
官以中
下士為
之特小臣
之傳命者

鮑注熒火
光也猶眩

君有敝甲鈍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
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
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之所信以爲從者恃蘇秦
之計秦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覆齊國
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
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魏稱於東藩齊獻魚
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鬪失
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
軍塞午道告齊使與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

軍於成臯毆韓魏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曰
四國爲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
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
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
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
王獨制官事寡人宮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
棄羣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
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剖
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而適聞使者之明

擊缶之事
是惠文王
時事與此
無干

詔於是乃以車二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
鮑彪謂使秦得諸侯力足以制趙不告趙也告之
者。是力不足也。此時諸侯惑於橫人之說。皆辭屈
貌。從心不與也。武靈此時血氣未定。故儀得以售
其恐喝之說。鮑註此段甚是。

張儀以連衡說燕

燕策

綱目在燕昭王元年
周赧王四年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

昔趙王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勾

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之可以擊人。

與代王飲。而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歡。即因反

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熱歡。厨人進斟羹。因反斗

而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

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狠戾無

吳臣索隱
云凡方者
為斗若安
長柄則名
斗尾即斗
之柄。○歡
飲也。索隱
云熱而啜
之是羹也
斟謂羹汁
笄簪也

趙王武靈
王暴戾如
狼

秦王昭王

鮑注裁處
裁也如嬰
兒言無裁
處之能如

親大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為可親邪。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乃却以謝。趙王已入朝澠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上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

言不足以

二句
英注尾猶
求也恒山
之東

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五城。

極言趙王之狼戾無親。秦王獨非狼戾無親者乎。擊代王之事尚在襄子之世，去武靈八九傳矣。秦狼戾無親之事在日前者，不知凡幾，何不一提起乎。此篇在說趙之後，處破竹之勢，其辭尤橫。

戰國策卷之五十五
秦策
六十四

鮑注周室
洛邑闕窳
同蓋欲取
之○向壽
宜太后外
族
吳注茂欲
壽告王勿
攻王必疑
其故而茂
得以薦其
言故曰事
成盡以為
子功大事

甘茂拔宜陽

秦策

鮑註秦武王三年周赧王七年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闕周室而寡人死不朽乎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為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數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

記云壽武王所親幸故後以誘之○鮑注積之久矣言二照財賦歸之吳王衍史仲名史並作修

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儀而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朋之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

鮑注三人疑言三人使其母疑○下文疑臣者亦疑之於王

鮑注二人任言在中也

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臣恐王為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爭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君臣相信○常在平日○豈一時可以要結得○平日無相信之誠○息壤之盟○豈遂可恃哉○甘茂亦幸而成

戰國策卷之五

功。耳。果。能。相。信。如。曾。參。母。子。雖。有。投。杼。之。疑。亦。不。妨。也。

按公孫衍。圖策或呼爲犀首。鮑註云。犀首。魏官。猶。虎。牙。將。軍。吳。註。云。按。年。表。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則。非。官。名。愚。按。年。表。或。是。追。呼。其。前。官。亦。未。可。知。又。按。吳。註。云。大。事。記。魏。惠。王。後。十。三。年。張。儀。相。魏。魏。不。事。秦。以。公。孫。衍。代。相。又。大。事。記。赧。王。八。年。書。秦。逐。公。孫。衍。又。韓。非。子。載。犀。首。爲。魏。所。殺。蓋。衍。一。生。忽。秦。忽。魏。忽。從。忽。衡。無。有。定。局。

